朝阳的“斜庄”

□ 董仪德

在济阳区老城东约1.5公里处,从上游蜿蜒而来的黄河大堤至此骤然拐弯,弯出一个略有弧度的外圈。外圈中的大堤脚下,有一个六七百户人家的村落,人们都叫它“斜庄”。

如果从高空俯瞰,就会发现这个村庄与周围正南正北定向的村子显得格格不入。其实,不仅从高空看起来“别扭”,当你走进了这个村子,你还会发现,村里的房屋、道路、田地……都顺着村庄的方向倾斜着。如果你是第一次进村,恐怕是要迷路的。村里的百姓说,这个村子叫“朝阳村”,因为一天之内村里的每间房屋都能照进阳光。由于村庄倾斜,当地人更愿意叫它“斜庄”。

“斜庄”朝阳村一角

前世因:说法多不一,至今仍是谜

斜庄的真正由来,没有谁能说得更清楚。只是传说,村里的先民是明朝年间从河北省枣强县迁徙过来的。当年,祖辈们日夜兼程徒步跋涉来到这里,发现这个地方紧靠黄河大堤,挡风又挡沙,土肥水又甜,看似一块风水宝地,于是就驻扎下来安家落户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当时在盖房时,先祖们为什么没有遵循传统的南北走向的建筑风格,而是把房子盖成了面朝东南、背向西北的斜向。这就使得它与周边的村落与众不同,创造了“斜庄”的奇迹。当然,如果站在黄河大堤上或从远处向村里观望,并不能一眼看出村子是斜的。只有走进村里亲身感触时,才会发现这个村庄果然名不虚传——斜!而且斜得太玄乎。

起先,这个村子不叫斜庄。因为村西头有五棵高耸的大杨树,长得枝繁叶茂,所以取村名“五杨庄”。

古时候民间判断时间的方法,是夜里听鸡叫,白天看日影。由于斜庄的宅院和房屋方向的错位,在人们的直观上,日影自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两种奇特的现象:一是晌午来得早。按现代的计时法,还不到12点就已经是正晌午了。二是民房都朝阳。一年四季,在白昼的晴好天气里,村里的房屋正面,从早到晚都能依次受到太阳的光照。早晨,日出东方,阳光首先照进了西屋;临近中午时分,北屋里又迎来一天当中最强烈的光照;下午2点,偏西的阳光便又照射进了东屋里;而到了傍晚,西天的落日又能直射南屋。总之,一天之内,村里的每座房屋都能够照进阳光。

斜庄之斜,造成了明显的“时差”。以太阳直射正房前面为例,如果出现在其他村庄,时间一般是中午十二点左右;而在朝阳村里,才到上午的九点半!

村子的“斜”态,却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好处,主要是采光效果好。上午早见阳光,下午免遭日晒,是对自然生存环境的一种改善。正如建筑专家所言,这种方位恰恰体现了“紫气东来”的格局。事实上,这里的村民早已习惯成自然,内心里并不希望打破村庄固有的状况。但他们也不喜欢“斜庄”的俗称,便集思广益起个好村名,于是取“庭院四面朝阳”之意,将五杨庄更名为“朝阳村”。

来过朝阳村的外地人,看出房屋走向和其他地方迥异,在村里走动时还容易迷路,不免生出“难辨四方、时光交错”的感慨,于是就说村子是斜的。但村里人却不以为然,信誓旦旦说村子不但不斜,而且还特别地“正”。外来人认为村里人都在“认死理”,他们在喊斜庄的时候,语气里就夹带了“邪庄”之意。

曾经有人用指南针测定,斜庄的房屋坐向是在由东到南的四十五度夹角上。所以,出太阳的日子,村民的四合院里,四面房屋都能依次享受到阳光的照射。但让人不解的是,远在几百年前的先祖,在没有科学意识的时空里,又是利用什么样的建筑原理,想出这么个主意来的呢?

为了消除世俗的偏见和热议,后来村里萌生了改“斜”归“正”的设想,对20余个申请建房户规划了正南正北的房宅坐向。当建好房屋入住后,不料这些村民都后悔了,口口声声吵着“别扭”。他们说:“出了大门,路就是斜的;再看看别人家的房子,一排连着一排,都挺‘正当’,让自家的房子反而不正当了。”其他村民也有同感,觉得这些房子“不是正了,而是斜了”。在这个整体倾斜的村子里,真正正南正北的房子反倒成了“不伦不类”。从此,村里便取消了所谓的“纠正”规划,建造房屋时又回归到自己的老传统上来了。

战乱时:躲过炮弹轰,进来出不去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支八路军部队驻扎在朝阳村。有一天,日本鬼子沿着黄河大堤从东往西进攻济阳县城,朝阳村的八路军在村前的大堤上英勇阻击,战斗打得很激烈,连续激战数日,有效阻击了敌军的进攻。但由于八路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敌军,最后防线失守。而经历了这次残酷战斗的朝阳村,竟然毫发无损。

日本鬼子尽管攻占了济阳县城,却在阻击战中付出了严重的伤亡代价,遂对朝阳村怀恨在心,一直企图报复。这天,鬼子派出一名汉奸,化装成外村村民,到朝阳村窥探情况。日本鬼子在掌握情报后,自以为朝阳村就在他们的大炮射程之内,决定立即实施报复行动。到了夜半时分,鬼子在济阳县城架起几十门大炮,集中火力向朝阳村打了一夜的炮弹。他们利用密集的狂轰滥炸,要把朝阳村的八路军和老百姓统统就地消灭,让家家户户的房屋变为废墟。天亮后,县城炮楼上的鬼子拿望远镜一看,朝阳村竟然安然无恙。原来,鬼子的炮弹都射向了黄河滩区,整整炸出了一个方圆几里地的大洼子。日本鬼子惊慌失措,真的以为是神灵保佑,再也不敢袭击朝阳村了。

从此,这支八路军小分队在朝阳村安安稳稳地驻扎下来,坚持开展游击战,令日本鬼子闻风丧胆,不敢轻举妄动,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全国解放后,化装密探的汉奸被人民政府镇压。据汉奸交代,当年他化装成村民密探军情,在朝阳村转了一圈之后,又来到村西头,站村口往正西看就是济阳县城;回到老巢后他向鬼子禀报,说在县城的正东方就是八路军所在的朝阳村,相距大约3里地。据此情报,鬼子迅速调整安置炮位,炮筒直指正东方向,结果打了一夜空炮。事实上,汉奸根本不知道朝阳村是个斜庄,以此角度看县城就在正西方向;鬼子据此情报从县城往正东方向开炮,炮弹正好打到了黄河滩里。朝阳村这一“斜”,救了全村的老百姓,也救了村里的八路军。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的一股小分队奉命赶赴济阳县城。经过朝阳村时,全体官兵都“掉向”了,好像误入了迷宫,在村子里转来转去,一直转悠到天黑也没能走出村子。小分队的长官着了急,命令士兵用枪托砸开一家老百姓的大门,端着枪逼迫村民带路,才使他们走出了斜庄。

新时期:送人一整宿 做饭三道杠

斜庄的故事一直在延续。1977年,济阳县组织全县民工修筑境内的黄河大堤,施工指挥部就设在了朝阳村。为了慰问治河的民工,县里有一天派来了电影队,晚上放映著名豫剧影片《朝阳沟》,而且是在全县首映。傍晚时分,方圆几十里的外村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宽阔的电影场上人山人海,一派拥挤和嘈杂。电影至夜间11时散场,返回的人群拥满了朝阳村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乱转的人群,就像进了迷魂阵,怎么也走不出去了。朝阳村的人们纷纷又走出家门,高高地举着汽灯,一拨拨地将迷路的人们领出村。有的村民竟然一夜没有睡觉,直到天亮后才把外村人送完。斜庄,就是这么邪乎!

不仅外村人来到这里会迷路,即便是嫁到朝阳村的媳妇,而且过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仍然找不准方向的大有人在,也经常闹出笑话。新媳妇初来乍到,若是自己出村下地、走亲访友,也常常陷入迷途难返的窘境;遇到外村人问路,她也说不清何为东西南北;有时婆婆让她去北屋拿东西,没准她会径自跑到东屋里去。有一次,村东的一个新媳妇要去村南给婆婆送东西,因为路不熟,走了半天竟然绕到了村西头。婆婆等不急了,四处寻找,看见儿媳正在那里苦等,惹得婆婆哭笑不得。要让新媳妇按时做饭,婆婆得在天井里做标记,就是以一面屋墙的阴影为参照,从中画上三道杠,分别为早、中、晚的做饭时间,阴影到了相应的位置就开始做饭。这三道杠,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村里的做饭时间,与其他村却相差无几,神奇得很。但是,如果赶上阴雨天,该何时做饭,新媳妇就心里没底了。只有从小在村里长大的人,才会思路清晰不犯迷糊。村头有户人家,常有串乡的小商贩跑到他家里来,请教出村的路该怎么个走法。

听村里的老人讲过一个笑话:以前有俩小偷,半夜里进村偷东西,大包小包拎了好几个,可出村时走不出去了,像两头发情的猪在胡同里转圈。天亮后早起的村民发现,两个小偷已累得瘫倒在地。此事一经传开,村里再也没有来过小偷。

如此看来,斜庄不失为一种错位的美丽。尤其是近几年,村里经常会有一些外地来的游客,他们在参观村容村貌的同时,还可以免费体验一把“迷宫探险”的刺激。

在斜庄,村民描述路的走法,一般会使用“两套语言”。跟本村人说时,都直接用东西南北表示方位,因为乡亲们都熟悉,“心有灵犀一点通”;但给外村人指路,就要用“左、右”来代替了,因为他们已经迷失方向,如再说东西南北,那么他们就更找不到北了。

大水湾:水质多清澈,永远不干涸

村子中央有一个很大很深的水湾。据说是明朝初建村的时候,为了用土盖屋而在此挖出来的。水湾头天挖成后,第二天一早里头就蓄满了水。从此大水湾再也没有干涸过,常年水源旺盛清澈。

在大水湾的西边和北边,分别紧挨着两口水井,水质清冽甘甜,打上水来就可直接饮用。人们都说这两口井的水很神奇,能包治百病,所以不仅本村的大人小孩喜欢喝,就连外村人路过时也都到井边去品尝一番。

看到湾里水旺,有人猜测湾底上肯定有泉眼。可也有人不相信,为了探明究竟,他们就把抽水机架到湾沿上,日夜不停地往外抽水,想把湾水抽干。一连抽了多日,湾里的水却丝毫不见减少。在大家的疑惑之中,有水性好的人就扎猛子潜入了水底,忽然发现湾底上真的有条水道,是从黄河那边汩汩地喷涌而来。大家这才明白湾水是抽不干的。

大鳖湾:水深藏玄机,无人敢问津

所谓的大鳖湾,就是当年日本鬼子在黄河滩区用炮弹轰炸的大洼子。随后黄河每年都涨一次洪水,洪水退去,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方圆几里的大水面。大鳖湾最深处达十几米,里面鱼虾成群,据说有人曾看到水里有一只大鳖,还有一条黑鱼精。说来很奇怪,冬天天气再冷,即使黄河封了河,大鳖湾的中心区域也不会结冰。

村里的大人小孩都知道水里危险,没有人敢到水湾中央游泳或者打鱼的。某年有个胆大的年轻人不信邪,看到水湾里稠密的鱼虾眼红了,就划了一条小船到水湾中心去打鱼。他刚要下网,不料小船在水上快速地游动起来。他忽然发现,原来船头下面有一条大黑鱼精,船尾下面是个大鳖精,它们合力推着渔船肆意蛮行,搅得船身颠簸起伏。小伙子顿时大惊失色,只好磕头求饶,发誓再也不敢来了。好在没有发生船翻人亡的事故,真是万幸。

从此以后,大湾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禁区,再没人敢去打鱼了。为了警示后人,人们把大湾称之为大鳖湾。传说,后来有一年黄河发大水,大鳖精和黑鱼精顺着黄河游到了东海,东海龙王收留了它俩,被封为镇海大将军。

近几年,随着新时代信息的迅速传播,朝阳村的“斜庄”名声大噪,吸引了远远近近的游客。中央电视台也前来探幽寻踪,拍摄了专题片,在央视第四套节目播出,引起了国内国际效应,各地的旅游爱好者纷纷慕名而来。但愿斜庄的旅游业蓬勃兴起,早日成为朝阳村富民强村的“朝阳产业”。

孤儿徐芳桐与新桑家渡

□ 李惠广

仁风镇新桑渡村的来历,与一个叫徐芳桐的人紧密连在一起。徐芳桐的不幸身世和善美品德,至今被村民们传为佳话。

徐芳桐,字叶封,是清朝末年乡村人士,家住桑家渡庄。徐芳桐小时候聪明伶俐,但却是个孤儿,从小在外祖母家度过了童年。稍大一些时,他回到了老家,依然孤苦一人,独自生活。少年的徐芳桐,日子过得缺吃少穿,整日半饱不饥,尝遍了百家饭。再大些时,他勉强能干些活了,就靠打短帮工混饭吃。徐家的族中有两位长辈,一位是徐化成,一位是徐文谟,二位都是经商人。他们见小芳桐无依无靠,人实在又勤快,是个可造之材,便把他叫去当学徒,跟着他们学经商,盼望他能出息个好青年。这一来,小芳桐算是有了个饭碗,动荡不定的日子也有了着落。

徐芳桐不负长辈的期望。学徒期间,他不怕吃苦受累,勤奋做事,本分做人,深得二位长辈的喜欢。在长辈眼里,徐芳桐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诚实,二是精明,二者在他身上有机地统一起来。说他诚实,是他为人表里如一,绝没有阳一套、阴一套的不良行为。譬如在各种商务活动中,二位长辈交付给的事,他都是实实在在尽心竭力地去做好,不会敷衍了事,更不会耍奸撒滑。尤其是他在经手商品和钱款时,一是一、二是二,账物分得清清楚楚,没有半点沾小便宜或者手脚不干净的坏毛病。因此,二位长辈便放心大胆地去让他办一些事情。说他精明,是他做事用心,肯动脑筋。他对二位长辈的待人接物,以及处理商务的做法和谋略,都去留心观察,用心揣摸。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对经商也就很快入门并越来越熟悉了。二位前辈见他如此虚心好学,又有悟性,就更乐意指教和培养他了。数年之后,他终于谙熟了经商之道,对一切商务活动应付自如了。徐化成、徐文谟二老见芳桐在经商路上已经成熟起来,认定他将来会前途无量,必定大有可为,于是便帮他筹集资本,让他自立门户,去独立发展了。

要说徐芳桐也的确是一位优秀的商业人才,因为他具备了经商所必需的各种资质。首先,他胆大心细,具有商业家的眼光,善于捕捉商机,敢于冒险而胸有成竹。其次,他精于运作,各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融洽,在商界他本人和他的商号都很有人缘。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经商理念正确。他最注重诚信为本,讲究商业行为不欺不诈,不刁不猾,诚实对人对事。这就使所有和他有商贸关系的人,都觉得他值得信赖,与他交易不会遭遇陷阱和欺骗。因此他的信誉越来越高,经营范围和规模也越来越大,若干年下来,他已是腰缠万贯的巨富了。

徐芳桐知恩图报,善待化成、文谟二公如同父母。徐芳桐富而不骄,时刻不忘年幼时遭受的艰难困苦和经历的世态炎凉,拒绝富而骄纵和为富不仁。首先他自己的生活一贯俭朴,对人谦恭有礼,同时也要求家人都要如此。他发誓永生不忘在他苦难之时帮助和同情过他的人,绝不漠视和他从前一样贫苦的人。他对乡里乡亲毫不吝啬,凡是找上门来的所有借贷都有求必应;他对无力婚丧嫁娶者慷慨援助,鳏寡孤独者热心周济。清光绪年间,当地连年荒歉,很多人饥寒交迫。徐芳桐感同身受仗义解囊,拿出四十石粮食救助灾民,将许多人从死亡线上抢救了回来。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伏汛,8月24日,黄河洪水暴涨,桑家渡庄毗邻的大堤突然决口,大水将方圆几十里的村庄房舍冲得七零八落,活下来的人无家可归。黄水落去之后,徐芳桐在老桑家渡庄西北三四里处,购得田地一块,把家宅迁移过去。剩余的十来亩,让街坊随便拣选作为房址,低价售予。于是村民们迁往者很多,遂形成了一个新的村落。这个新村庄,由于村民来自老村桑家渡庄,故取名“新桑家渡庄”。新中国成立后,新桑家渡庄简称为“新桑渡村”。

徐芳桐富甲一村,惠及乡邻,有口皆碑。乡亲们感激不尽,遂商同与他送匾一块,题辞“升平人瑞”,称颂并祝福他平安高寿。

潘家楼浮沉记

□ 阳堃

民国时期,在仁风镇西街的路南中段潘家胡同内(即后来的仁风公社粮仓旧址),赫然矗立着一座木质结构的二层楼房,外形豪华气派,在一片低矮的建筑格局中可谓鹤立鸡群,闻名四方。当地人称之为“潘家楼”。潘家楼一度是仁风镇的骄傲和荣耀。

潘家楼的主人姓潘,做弹花生意,日子殷实,却过得非常节俭。有一次,潘老板去河南(指黄河以南)章丘一带接洽生意,从号称“九斤孟”的人手里购买了一批棉花。“九斤孟”是东方商人孟洛川的族人,大富豪。潘老板兴致勃勃地将棉花运回家中,解开棉包一看,却傻了眼。原来是孟家人暗中做了手脚,在每包棉花里放了一块土坯。潘老板大为恼火,咒骂孟家人不仁不义,搬起土坯就摔烂了。土坯断裂,潘家人又傻了眼。结果是,每块土坯里都藏有一块块的银锭,足足有十两!潘家人目睹白花花的银两喜从天降,做梦也没想到发了横财。于是潘老板用这笔银锭购置了田产,建起了五间二层楼房,配有东厢房、西厢房,还有十间南屋,从此成了仁风一带无人不晓的大户人家。

从仁风街往南有个村,出了个土匪头子,人送外号“神枪徐四”。他用抢劫的钱财购置了十几条大枪,纠集当地的地痞无赖30多人,拉起一支土匪队伍,经常在沿黄一带及仁风周边神出鬼没,劫家打舍,令百姓恨之入骨。徐四依仗不断做大的势力,就惦记上了仁风西街家道日盛的潘家楼。潘家尽管家大业大,但也不敢招惹这帮土匪。于是,徐四便以看家护院的名义,带领那帮乌合之众盘踞了此楼。徐四不久投靠了日本侵略军,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成为济阳县抗日救国的一大障碍。

1940年1月,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简称“挺纵”)政治部为支持刚建立不久的济阳县工作委员会(简称济阳县工委)尽快打开抗日斗争的局面,提高部队战斗力,震慑日伪军,扩大政治影响,经与济阳县工委商议,决定拔除盘踞在仁风潘家楼的日伪军据点。

为此,挺纵五团二营营长齐丁根与济阳县工委主任吕本支对形势作了认真分析研究,利用内探详细掌握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岗哨位置,以及徐四的起居时间和生活习惯,以此制定了作战计划。

是年1月26日(农历腊月十八),营长齐丁根率领挺纵五团二营,自商河宿营地火速出发奔赴济阳,晚9时左右到达仁风街,分别将伪区公所、公安分局、潘家楼据点包围。突袭中,伪区公所内所有人员被八路军活捉,公安分局人员趁机闻风逃窜,唯有潘家楼据点的徐四顽匪倚仗其坚固的巢穴负隅顽抗,拒不投降。八路军决定展开攻势,消灭这股顽匪。

营长齐丁根指挥二营战士将潘家楼合力围住,在四周民房房顶架起机枪、步枪,一齐向敌楼猛烈扫射。匪首徐四率领土匪居高临下,疯狂反扑。八路军一发迫击炮弹打中了敌楼部位,匪徒们纷纷钻到一楼继续顽抗,双方一时陷入胶着。营长齐丁根看了看徐徐刮起的东北风,忽然心生一计,立即让二小队队长到群众家里借柴草,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将柴草堆到潘家楼的北侧后点燃。火苗升腾中,火借风势、风助火威,霎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烟雾伸出长长的火舌直扑楼内,把顽匪呛得咳嗽不止,秩序混乱。火势越来越大,门窗开始燃烧。二营战士高喊:“弟兄们,八路军优待俘虏,赶快放下武器,缴枪投降吧!”徐四等一众匪徒见势不妙纷纷跳楼,妄图趁机逃窜,不料个个被八路军生擒活捉。

神气一时的徐四团匪彻底覆灭。

1940年春季,日本侵略军进驻仁风学校时,唯恐潘家楼再起事端,便放火将其烧掉。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日本鬼子将潘家楼烧毁后,潘家人的富裕生活也就画上了句号。据说一部分潘家人携家带口流落他乡,成为漂泊在外的游子。